

# 苏雪林文编



第一卷

苏雪林  
著

诗  
经  
杂  
俎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苏雪林文编



——  
第一卷  
——

苏雪林  
著  
——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苏雪林文编 / 苏雪林著 .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19.8  
ISBN 978-7-5117-3715-1

I . ① 苏 …

II . ① 苏 …

III . ① 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文集

IV . ①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300353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 苏雪林文编

---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王琳 朱瑞雪 景淑娥

责任印制：尹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 100044 )

电话：( 010 ) 52612345 ( 总编室 ) ( 010 ) 52612341 ( 编辑室 )  
( 010 ) 52612316 ( 发行部 ) ( 010 ) 52612346 ( 馆配部 )

传真：( 010 ) 6651583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612 千字

印张：38.5

版次：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0 元 ( 全四卷 )

---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 ID:cctphome )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  
( 010 ) 55626985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 出版说明

苏雪林的文学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贯穿了她 102 岁生命中的八十多个春秋，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苏雪林是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之一，始终以“五四人”自勉，又毕生尽瘁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和著述，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篇章。

《苏雪林文编》辑录了苏雪林在不同时期针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的四部文学评论专著——《诗经杂俎》《唐诗概论》《玉溪诗谜正续合编》《辽金元文学》，以及吸收域外文化创作的两部戏剧作品《鸠那罗的眼睛》和《玫瑰与春》。文编四卷，共计 50 万字，均以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版本为基础。

第一卷《诗经杂俎》的内容始于1965年苏雪林在新加坡南洋大学讲授《诗经》时的整理和研究，初版于1995年，是苏雪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第二卷《唐诗概论》初版于1933年，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较早从现代文学视角系统评述唐诗的一部著作。第三卷《玉溪诗谜正续合编》将1927年出版的《李商隐恋爱事迹考》与作者晚年增补修订的李商隐恋史考证文字合为一卷，按作者的说法，以旧作为“正”，新撰为“续”。第四卷《辽金元文学》初版于1934年，《鸠那罗的眼睛》则是1936年发表于《文学》第5卷第5号的一部三幕戏剧，《玫瑰与春》是1927年发表于《北新》半月刊的一出独幕童话剧，三者篇幅较短，合为一卷。

在文编整理编辑过程中，大致掌握以下处理原则：

一、所收作品原属繁体字者，一律改为简体字。

二、所收作品，尽量保持原貌，只对个别异体字进行技术规范性处理，对明显的笔误进行更正，各卷之间也不作硬性统一。

三、所收作品因创作于不同历史时期，体例差异较大，保留原著的标题层级和序号样式，各卷之间不强求统一。

四、对于作者的习惯性用词及译名，给予最大程度的

尊重。但个别与古籍记载明显不符的，则作修改。

五、所收作品引用的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唐诗、元曲中的词句，因作者未明确标示所引版本，字词悉从作者；但对于个别前后文引述不一致的，按现今通行版本统一处理。

六、所收作品中 1949 年之前的民国纪年，尊重作者用法；1949 年及其之后则采用公元纪年。以上纪年方式均使用汉字。

编 者

2019 年 7 月

## 自序

我国先秦时代仅有两部艺术品：一为《诗》三百，一为屈赋。历代研究者人数之多，真是指不胜屈。而《诗》之地位似更在屈赋之上。其实以屈赋文采之瑰丽，情感之深挚，叙事之曲折尽致，哲理之幽邃奥曲，《诗》三百篇万所不及。人们以如此眼光看待者，其故实有数端：其一，《诗》三百时代较古；其二，《诗》与我国惟一大圣人孔子发生关系；其三，《诗》在春秋时代曾成为外交宝典；其四，当时各国君主教其胄子必授以《春秋》《礼记》，《诗》亦为其必修教科书之一；其五，硕学鸿儒或宣扬教义，或教诲生徒，开口即引《诗》数句为证。浸假而《诗》得列经部，称为“葩经”。学者每抱着非常虔敬的心理来研究它，非常庄重的态度来探讨它，这就使屈赋瞠乎其后，

望尘莫及了！

《诗》传至汉代，研究《诗经》者有大小毛公，有齐、韩、鲁诸家，闹出无数花样，什么六义四始，正变美刺，《诗序》《诗谱》等等，把原来匹夫匹妇采兰赠芍、桑间濮上的情歌都变作文王之化、后妃之德，反而把《诗》的意义弄得晦涩不堪，遂有“《诗》无达诂”之叹。历魏晋六朝至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虽论列较详，亦不出毛序郑笺范围，诗的研究殊少进步。直至宋代朱熹等出来，《诗》的真面始渐呈露。毛序郑笺亦于民间男女情歌著“淫女”“淫奔”字样，究竟不多，至朱子《集传》，对于郑卫及其他风谣，则毫不客气地直指“此为淫奔者之辞”“此为淫女怨所欢见绝之辞”，连篇累牍，言之不已。后人对晦庵之语，则大生反感，说果如其言，则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作何解？且孔子删诗，淫诗何以不删？盖他们总觉得《诗》得列于经，应该十分庄重，不容存一毫褻渎的观念之故。清代研究《诗经》之人更为众多，我们随便举几个如：王夫之、毛奇龄、丁晏、阮元、惠栋、陈奂等都是很有研究成绩的《诗经》学者，但其中最为杰出且为我深爱的则为崔述的《读风偶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崔著价值暂勿论，方书显

浅明了，不作那些穿凿附会之谈。他二人著作，倒颇将《诗经》上面所蒙灰尘扫去了一层，所盘绕的藤葛斩除了不少。近代即五四运动之后，学者思想解放，不为古囿，又多受科学训练，能运用精确严密的方法，清冷质直的客观精神来研究学术，其成绩当然远远超过前人了。那些二三十年代的陆侃如、冯沅君、郭沫若、闻一多等仅有一部分关于《诗经》的论述，并无专著，都可以不论。最近十余年间，有屈万里《诗经释义》，考证精审，要言不烦，嘉惠后学，靡有穷已。糜文开、裴普贤夫妇合著的《诗经的欣赏与研究》四巨册，凡数百万言，可谓堂堂乎巨著。王静芝的《诗经通释》二册，亦颇精彩。又刘明仪女士，国学湛深，用“江宁”笔名，在《中国语文》那个刊物上，历届发表《诗经》的选译，甚为优美，虽其所译有许多增益字句之处，乃翻译之所难免，但辞句鲜活，情趣溢洋，为《诗经》译界之翘楚。她已出版《诗经欣赏选例》一书，将来《诗经》翻译全部告成，功不在糜氏夫妇之下。

我个人一生尽瘁于屈赋研究，对《诗经》从来无暇也无力问津。1963年我教授于成功大学已满七年，照例有一年休假，适新加坡南洋大学再度来函相聘，便赴狮城任教。学校要我在中文系教《诗经》《孟子》《史记》。我

要求开《楚辞》一课，每周三小时；《史记》暂缓开。南大教《诗经》者原为台湾师大同事高鸿缙先生，他曾留美，精文字之学，在南大教《诗经》极得学生欢迎。高先生不幸病歿海外，我接受他的课，始正式与《诗经》接触。南大图书馆藏书甚多，关于《诗经》参考资料亦甚丰富，我借出多种，加以钻研，获益匪浅；本书《诗经通论》一篇即当时授《诗经》课时所作。学生得之颇喜，谓读我此文，可获全部关于《诗经》的常识，胜读其他关于《诗经》的论著数十部。

我假满回台湾，仍在成功大学任教，继续申请长科会辅助，每年所缴论文，因屈赋资料已罄，便改题为《诗经》了。缴了数年，二南及十三国风都已批注完毕，尚未及二雅三颂。1973年，我适龄办退休，当然没资格再请长科会的辅助了。（我申请长科会的辅助，前后仅有五年。缴屈赋论文往往一次即八九万字，或二十余万字不等。其已在报刊发表文字，绝不改头换面，拿来混充，故仅数年便罄，不得不改题。）我的关于《诗经》的论文，也寥寥可数。因我的文骛文债甚多，有时便写些《诗经》论文应付。像本书中的《〈诗经〉可补历史资料的缺失》《〈诗经〉所显示社会各阶层的状况》《〈诗经〉里的神话》《〈诗

经》虚字的用法》《〈诗经〉所供给的典故、词汇及成语》等，皆在《畅流》等杂志上发表过，便不拿来当作长科会应缴论文了。

至于《论二南》《邶鄘有目无诗说》《商颂非商诗说》，乃退休后为一个甚有价值的大型杂志《中国国学》所撰。

不过这本《诗经杂俎》虽仅及二南国风而止，也常论及二雅及三颂，虽不完全也算完全。又此书对《诗经》也有若干新发现，可补时下流行颇广诗学之缺失，譬如陆侃如夫妇所著《诗史》，坚主二南为楚风，即如胡适之大师亦为所惑，以二南中有“江汉”“长江”诸语，谓周民族虽在长江流域分封子姓，未几时那些国家即尽为楚国所灭，所谓“江汉诸姬，楚实尽之”即是，故二南应为楚风。陆侃如惯为早计，如陈国后为楚灭，他即把陈风当作楚风即其一例。而不悟《召南》中有《甘棠》一首，称美召伯虎，楚国有召伯吗？《何彼穠矣》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明明是周平王以孙女降齐襄公之事，史有明文，楚国有这件大事吗？此种文字明明摆在目前，他们却都睁着眼睛看不见，居然乱说，实为可怪！又如清末阮元说《诗》之周商鲁“三颂”，乃音乐歌唱跳舞之全动作，为容。容、用、美，一音之转，变为颂。颂者由容来，即“样子”之意。极为

博学如梁任公亦从其说，不惜曲搜各种证据以证实之。我谓颂有“赞颂”“颂敬”“颂扬”诸义，惟祭天祭祖时用之，等于西洋宗教之赞美诗，极其庄严与隆重，岂可轻轻以“样子”二字名之？故阮元虽自负其说新颖，我则不取。

就其小者言之，则周宣王之后宣姜，乃历史有名贤后，西汉刘向著《列女传》称她为齐人，其实她乃申国人，申人亦姓姜，申伯与周宣王乃郎舅之亲，读《诗经·崧高》即可知，《诗》称申伯为宣王之元舅，又曰王舅。宣王之后乃申伯之妹也。而二千数百年来，人皆沿刘向之误，昧然不觉，岂不可叹！拙著连二千年前汉人所说的话都校正了，能不沾沾自得。独怪《崧高》诗说得明明白白，班固何以不知？想他不知申亦姓姜的缘故吧！

笔者本非专门《诗经》之研究者，所有贡献，实微不足道，所以本书题为《诗经杂俎》，而不敢冒《诗经通释》或《诗经研究》之名，厥维此故。

篇末附录《〈诗经〉与尹吉甫》一篇，乃针对七十年代李辰冬博士所著《诗经通释》一书之评议。今日附于《诗经杂俎》之末者，虽谓以本书字数太少，用以凑足，实亦对原著之诸多疑窦有所指正，兼且我对《诗经》意见，借此文亦可发挥而已。

李辰冬博士探讨《诗经》，二十年中孜孜矻矻，不舍昼夜，研究学术的精神实为可佩。他于有关《诗经》的论著，搜罗殆遍，旁及吉金文、钟鼎文、甲骨文，亦不惮以垂暮之年殷勤学习。再于各种地理书、人名钞、经史子集，靡不浏览，所谓“取精多，用物宏”，始能成此伟著，虽《诗经》三百五篇皆尹吉甫一人所作之说，万难成立，而他对《诗经》各篇字义之注解，则极其精审、周详，于学诗之人，甚有裨益。我虽反对他的大前题，惟对他仍存敬意者在此。若谓我有对不起李先生之处，则学者著书立说，旨在发掘真理，真理所在，势必力争，友谊亲情，在所不顾，想读者不河汉斯言。今日发表此文，所谓“刻画无盐，唐突西子”，故人地下有知，尚望曲恕！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写于古都之春晖山馆

# 总目

- 第一卷 唐诗杂俎  
第二卷 唐诗概论  
第三卷 玉溪诗谜正续合编  
第四卷 辽金元文学  
    鸠那罗的眼睛  
    玫瑰与春

# 目 录

## 卷 一

诗经通论——诗经的正反

两方面的常识 / 1

甲部 否定的方面 / 3

乙部 肯定的方面 / 32

## 卷 二

诗经可补正历史缺失的资料 / 61

诗经里的神话 / 72

诗经所显示社会各阶层的状况 / 85

## 卷 三

论四诗名义 / 102

论二南 / 102

论国风 / 121

论雅 / 133

论颂 / 139

商颂非商诗说 / 146

邶鄘有目无诗说 / 152

## 卷 四

诗经虚字的用法 / 165

诗经所供给的典故、词汇及成语 / 182

## 卷 五

国风十五篇析说 / 205

葛覃（周南） / 205

卷耳（周南） / 211

汉广（周南） / 216

凯风（邶风） / 223

谷风（邶风） / 229

载驰（邶风） / 237

黍离（王风） / 248

陟岵（魏风） / 253

伐檀（魏风） / 256

硕鼠（魏风） / 260

蒹葭（秦风） / 262

黄鸟（秦风） / 267

七月（豳风） / 271

鸛鸣（豳风） / 281

## 附 录

《诗经》与尹吉甫——李著

《诗经通释》评论上篇 / 289

甲、尹吉甫的传奇 / 292

乙、尹吉甫的三大役 / 303

丙、尹吉甫与仲氏的恋史 / 319

丁、尹吉甫的传后论 / 331

《诗经》与尹吉甫的各种关系

——李著《诗经通释》

评论下篇 / 338

甲、诗经史实问题 / 338

乙、诗经里的文物制度问题 / 355

丙、李著中的原理法则问题 / 368

结论 / 382

跋 / 388